

媒体人类学译丛

国家戏剧

埃及的电视政治

〔美〕里拉·阿布－卢赫德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媒体人类学译丛

国家戏剧

埃及的电视政治

〔美〕里拉·阿布－卢赫德 著

张静红 郭建斌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美)卢赫德著;张静红,郭建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媒体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100-11509-4

I. ①国… II. ①卢… ②张… ③郭… III. ①电视—传播媒介—关系—政治—研究—埃及 IV. ①G229.411
②D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656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媒体人类学译丛

国家戏剧

——埃及的电视政治

[美] 里拉·阿布-卢赫德 著

张静红 郭建斌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509-4

2016年2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2

定价: 38.00 元

媒体人类学译丛编委会成员（以姓氏拼音排序）

何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郭建斌（云南大学新闻系教授，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潘忠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传播艺术系教授，浙江大学求实学者）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周永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人类学系教授，重庆大学高研院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本译丛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提供部分出版资助

主编的话

2007年，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访学半年，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Dramas of Nationhood: The Politics of Television in Egypt*）一书，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因为此前自己也是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传媒，读到这样的著述，备感亲切。为了弄清这一领域的整个知识图景，我请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沙隆·E.哈钦森（Sharon E. Hutchinson）教授相助，帮我联系了阿布-卢赫德教授。阿布-卢赫德教授接受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在和她联系过程中，我提出了翻译几本“媒体人类学”方面的书籍的想法，并请她推荐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阿布-卢赫德给我推荐了四本书，具体是费耶·D.金斯伯格（Faye D. Ginsburg）、里拉·阿布-卢赫德和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主编的《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Media Worlds: An-*

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凯利·阿斯库 (Kelly Askew)、理查德·R. 维克 (Richard R. Wilk) 主编的《媒体人类学读本》(The Anthropology of Media: A Reader), 普尔尼马·曼卡尔 (Purnima Mankekar) 所著的《观文化, 看政治: 印度后殖民时代的电视、女性和国家》(Screening Culture, Viewing Politics: An Ethnography of Television, Womanhood, and N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 以及阿布-卢赫德的《国家戏剧》。

2008年, 我们就开始着手这套丛书的翻译, 选目包括卢赫德教授推荐的三种以及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周永明教授讨论中国20世纪之交电报与政治的关系的《互联网政治的历史考察: 电报、互联网以及中国的政治参与》(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媒体人类学读本》一书则因版权问题, 换成了布莱恩·拉金 (Brian Larkin) 研究尼日利亚电影放映的专著《信号与噪音: 尼日利亚的媒体、基础设施和城市文化》(Signal and Noise: Media,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

毋庸讳言, 译丛包括的五本书, 无论从所关注的媒体种类还是所关注的区域来看, 难以完整地反映出目前全球媒体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希望本译丛的出版能对中文读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9年, 由云南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建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在昆明成立, 翻译出版这套译丛也是研究所的一项具体工作。感谢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提供了译丛出版的费用。近年来中国大陆人类学和新闻传

播学两个学科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沟通与合作，希望译丛的出版能进一步促进学科间的融合，为媒体人类学在国内的发展作出努力。

郭建斌

2012年10月 于昆明

目 录

前 言	1
-----------	---

致 谢	7
-----------	---

第一部分 人类学和国家媒体

第一章 一个国家的民族志	19
--------------------	----

第二章 电视之后的阐释文化论方法	53
------------------------	----

第二部分 国家教育

第三章 农村的“无知”以及教育的价值	89
--------------------------	----

第四章 发展现实主义，“真实的情节剧”，以及女性主义问题	123
------------------------------------	-----

第三部分 发展主义侵蚀着的霸权

第五章 现代主题？	165
-----------------	-----

第六章 矛盾的真实性	197
------------------	-----

第七章 以国家的名义管理宗教	235
----------------------	-----

第八章 消费及发展主义的侵蚀性霸权	275
-------------------------	-----

结论：明星魔力和国家亲和力的形式	321
------------------------	-----

主编的话

附录349

注释357

参考文献417

索引433

前 言

本书的构想最早源起于 2001 年 10 月里拉·阿布-卢赫德 ix (Lila Abu-Lughod) 在罗切斯特大学“利维斯·亨利·摩尔根讲座”上的演讲。那是罗切斯特大学人类学系的每年一次为公众以及该校师生提供的讲座的第 39 次。第 40 次讲座于 2002 年举行, 演讲者是黛博拉·吉瓦茨 (Deborah Gewertz) 和弗雷德里克·厄林顿 (Frederick Errington), 第 41 次在 2003 年由爱丽诺·奥克斯 (Elinore Ochs) 主讲。保罗·法麦 (Paul Farmer) 于 2004 年做第 42 次演讲。

这个系列讲座的开设应归功于利维斯·亨利·摩尔根, 他不仅在现代人类学的创立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是罗切斯特一位著名律师, 一位从罗切斯特大学创建伊始就提供捐助的资助者。在晚年, 他把剩余的钱、手稿和图书都捐给了这所大学的一个女子学院。

在《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一书中，里拉·阿布-卢赫德讲述了埃及国家电视台在穆斯林神圣的斋月期间播出流行电视连续剧，考察了此事件的台前幕后所折射出的文化认知，并由此向我们引介出埃及人关于自己作为 20 世纪末期后殖民国家成员的身份认同的种种辩论。

《国家戏剧》因此与雪莉·奥特纳 (Sherry Ortner) 的《通过仪式的夏尔巴人》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关联，因为在《通过仪式的夏尔巴人》中，奥特纳通过对一些关键仪式的考察向我们介绍了有关夏尔巴人*自我认同的观念。当然，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具体分析上，这两部重要著作都并不完全类同，但是比较两者便于凸显里拉·阿布-卢赫德的贡献。当一种在夏尔巴人小村落中进行的面对面的仪式表演变成了在国家电视频道上播放并被整个埃及的电视观众所观看并讨论的故事连续剧时，参与仪式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明显地疏远了。并且，埃及人在他们的国民认同问题上分歧巨大，参与者们的观点和参与身份各不相同。再有，这两部研究成果前后相隔四分之一世纪，这期间人类学理论也已发生很多重要变化。奥特纳用广泛共享的重要象征符号来分析夏尔巴人的仪式，而里拉·阿布-卢赫德则关注对话或辩论，提出“反文化”，就如同近期另一位摩尔根讲座的主讲者乌尔夫·汉纳斯

* 夏尔巴人，或音译为雪巴人、谢尔巴人，是一支散居在尼泊尔、中国、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人口约 15 万人，主要居住在尼泊尔境内，中国西藏境内约有 1200 人，使用藏语族雪巴语，无文字，书面使用藏文。夏尔巴人由于常年生活在高山地带，是天生的登山向导，为各国登山队提供向导和后勤服务已成为夏尔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资料来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B0%94%E5%B7%B4%E4%BA%BA>）。——译者

(Ulf Hannerz) 指出的那样,文化方式以及观念是散播的,而不是共享的。这些都对参与观察提出了巨大挑战。

阿布-卢赫德通过引入多点方法论(multi-site methodology)来应对这些挑战。她的一个研究点是制作这些电视连续剧的作者、导演、制片人、演员、政府官员和批评家所构成的连锁网络。第二个研究点是位于上埃及的卢克索(Luxor)附近、处于城市近郊的一个村子。这个社区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旅游业发展中,可以引领游客去往那些古埃及的景点,但是这个村子位于当代埃及国家的边缘地带。在第三个“地点”,作者挑选和一些开罗的穷困家政女工谈话,这些妇女,虽然被看作是戏剧性的电视连续剧的典型观众,但她们在乡村里处于边缘地位,她们中的很多人到了城市里打工。阿布-卢赫德在第一个田野点的工作可视为劳拉·纳德(Laura Nader)所说的“虚心学习”(studying up),即游移于那些生产及散布言论的主导者之间、倾听他们对于埃及国家表征的诠释及再诠释。在第二和第三个研究点的细致工作则使得她在精英表述之外又提出了一个附加的视角。这几个视角综合起来,使得她对埃及国家文化的深入描述得到了深化。

电视在1960年进入埃及,它被纳赛尔总统的政府明确地与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目标捆绑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阿布-卢赫德在埃及进行研究的那个动荡的十年里,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个时期,国家发展的话语遭到全球化以及伊斯兰主义的挑战。埃及政府开始支持私有化和市场改革,缩减了对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其他发展项目的支持。伴随着电视广告数量的增加,电视剧的对象变成了某些特定的消费者,而不是一

般公民。通过对电视剧生产者应对这些发展变化的方式进行跟踪调查, 阿布-卢赫德发现, 在埃及人对于他们身份认同的讨论中, 国家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虽然那些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传播着的文化文本具有强大的力量, 但观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并非注定会被那些信息和思想所影响。阿布-卢赫德认为, 她的研究对象, 即上埃及的村民以及居住在开罗的家政工作者, 已经是久经世故的, 能够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熟知不同的文化和观点, 甚至明白他们自己与那些有别于他们的制作电视剧的精英们的权力、信息并不对等。如同美国的电视广告一样, 埃及的电视剧“往往误传信息, 因为其预设的对象和实际的观众并不一致”^[1]。如同阿布-卢赫德指出的, 这样的信息一旦进入观众的日常生活, 就会发生“偏离”。

《国家戏剧》是一本出色的人类学著作, 就如同皇家人类学研究所一项近期的研究项目的标题所形容的一样, 是“独一无二”的。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长期以来致力于埃及以及其他中东地区认同问题方面的讨论。暂且不论埃及的电视连续剧中有美国国际开发署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设计的公共健康信息, 世贸中心被毁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引发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极大关注, 而阿布-卢赫德的摩尔根讲座就是在 9·11 事件发生后的那个个月进行的。当《国家戏剧》出版时, 美国已经占领了伊拉克, 并且介入了伊拉克以及相邻的阿拉伯国家涉及国家认同方面的争论。一个美国陆军“心理行动” (psy-ops) 小分队正在帮助位于摩苏尔 (Mosul) 的一个由美国资助的名为“伊拉克亚” (Iraqia) 的电视频道扩大它的观众, 具体做法是播放根

据美国福克斯电视网的“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改编的名为《天才》(Talents)的电视片。^[2]2004年2月4日,布什总统宣布了AL Hurra(“自由”阿拉伯)的建立,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弗吉尼亚、使用阿拉伯语对中东全境进行广播的卫星电视台。这个卫星频道主要是同分别位于卡塔尔和迪拜的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和阿拉伯电视台(Al Arabiya)两个卫星电视频道进行竞赛。^[3]

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并非就是固定不变、没有争议的。与其他被想象的国家共同体一样,在美国也有关于美国人是谁、应该什么样的种种争议。比如,就像埃及的评论员对斋月电视剧的价值争论不休一样,美国的评论员们也对诸如《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等电视节目以及诸如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闻风丧胆》(*Bowling for Columbine*)和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等电影的意义进行热烈讨论。

阿布-卢赫德也和《独一无二》(*Exotic No More*)的作者一样都关注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并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描述、分析。^{xii}她和很多参与埃及电视剧制作的人一样具有社会的、女性主义的关怀,以专家身份参与到交错的社会网络中。她关注上埃及的村民以及城市工人的状况,和他们讨论电视,帮助他们发出声音,并借此希望那些精英对话者意识到他们自身工作之不切实际、居高临下以及与观众对象的交流障碍。

不过,就像科学史家斯蒂文·谢平(Steven Shapin)所观察到的,^[4]如今我们关于世界的许多知识是在非人际交流的情境中从

一些匿名的或远方的专家那里学到的。职业人类学家在专家圈子里具有一些权力，但是，电视连续剧生产者同那些他们可能与之互动的专家之间，以及电视连续剧生产者同大量的电视观众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在美国是这样，在埃及也如此。因此，电视观众可以基于对所生活的世界和所居住的地方的广泛认知，保留自己的批判性和防卫性意见，并聊以自慰。

安东尼·T.卡特

《利维斯·亨利·摩尔根讲座》编者

致 谢

我从 1989 年年底开始着手关于埃及电视的研究，从那时起 xiii
就欠下了很多人情债。尽管我在这里只能提到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但我希望感谢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所有人。

如果没有那些埃及人与我分享他们的生活并且帮助我了解电视对于他们的意义，我根本不可能写出什么。我特别要感谢两位不同寻常的女性——萨米拉·穆哈迈德 (Samira Muhammad) 和哈米达·阿布德·奥-玛吉德 (Hamida `Abd al-Majid)，她们极富活力和智慧，并耐心地指导我。在上埃及，萨利姆 (Salim) 全家老小；宰纳布·拉玛丹 (Zaynab Ramadan) 和她的哥哥、姐姐；乌姆·库萨姆·拉姆依 (Umm Kulthum Lam'i)；纳菲萨·艾伯拉赫姆 (Nafissa Ibrahim)；亚玛·阿里 (Yamna Ali) 和她的孩子；萨-哈特·施赫图 (Shah-hat Shhittu) 全家；曼塔利布斯 (Muntalibs)；哈桑·穆雷德 (Hasan Murad) 以及他的家庭；卡伊·穆哈迈德

(Khayri Muhammad) 和他的母亲费特玛 (Fatma); 穆哈迈德·阿布德-拉赫 (Muhammad `Abdel-lahi) 的家庭, 以及居住在贝·厄莱特 (B'erat) 村的其他人, 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使得我和我的家人感觉宾至如归, 并启发我理解他们的世界。在开罗, 那些务工的妇女, 尤其是萨布琳 (Sabrine)、扎纳布 (Zaynab)、费特玛女士 (Madame Fatma)、萨迪亚 (Sa'diyya)、纳伊玛 (Na'ima)、萨玛赫 (Samah) 以及萨哈 (Sahar), 在时间和知识方面慷慨相助。我希望书中的描绘和引述能够表达我对他们的尊重和爱。

为完成本书我一共先后五次到埃及, 最长的一次是九个月, 最短的一次是三个星期。除了第一次, 每次都是我的小孩与我同行, 这既是一种特别的挑战, 同时也伴随着快乐。我要感谢索拉亚·奥托齐 (Soraya Altorki)、艾维·卡普坦 (Elwi Captan)、费雷尔·嘎热尔 (Ferial Ghazoul)、尼古拉斯·霍普金斯 (Nicholas Hopkins)、辛娜·詹金斯 (Siona Jenkins)、恒德·卡特 (Hind Khattab)、胡德·卢特菲 (Huda Lutfi)、萨米尔·梅雷茨 (Samia Mehrez)、哈斯纳·迈克达希 (Hasna Mekdashi)、辛西尔·尼尔森 (Cynthia Nelson)、雷姆·萨阿德 (Reém Saad)、奥利弗·西德内伊 (Olivier Sidnaoui)、大卫·西姆斯 (David Sims)、伊丽莎白·维
xiv 克特 (Elizabeth Wickett), 他们为我提供了后勤援助、慷慨的招待、友好的精神陪伴、联络和引导以及剪报和参考资料。有一个特别的朋友, 布特罗斯·维迭 (Boutros Wedieh) 医生, 我欠他的债简直无以计量。他和我有过精彩的谈话, 他那种奉献精神令人钦佩, 他对埃及的情况、从政治经济到乡村历史都具有敏锐的洞识, 他还给予了我们全家出色的医疗咨询。